

●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讨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专题研讨*

夏 昌 奇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夏昌奇(1970-), 男, 湖北洪湖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研究。

[摘 要]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们进行了以下专题研讨: 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二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质、核心及其基本性质; 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四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世界历史理论

[中图分类号] C 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2-0150-06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杰出思想贡献, 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近日, 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们就这一理论从四个方面展开了专题研讨^①: 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与以往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关系;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探索和完善过程; 二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质、核心及其基本性质。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四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现将讨论的基本内容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博士生导师汪信砚教授认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只是当代的事情, 似乎全球化是在当代一下子冒出来的, 这种观点是非历史的。事实上, 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且不断加速的过程, 其发端可远溯至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马克思所生活的 19 世纪, 全球化已初具规模, 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存关系已建立起来, 人类历史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过是对于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所经历的这一过程及其未来趋向所作的哲学思考。在马克思以前, 近代西方一些富有时代敏感性的思想家如维科、伏尔泰、赫尔德、康德、黑格尔等人也都曾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 它们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又超越了以往所有这些思想家的世界历史观, 特别是克服了它们的唯心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缺陷。当然,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直到晚年, 马克思仍然还在完善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例如, 通过对东方社会历史的研究, 马克思晚年深刻地揭示了各民族走向世界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多样性。

博士生导师赵凯荣教授认为, 历史地看,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两个历史条件相

* 收稿日期: 2002-10-20

关,既与此前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相关,更与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殖民化、全球化历史进程相关。早在柯林武德所言的古希腊早期的“准历史学”时期,世界历史理论就有了,但那谈的不是人的、人类的世界历史,而是神的世界历史或世界历史的神。公元前九世纪前的摩押石碑是神权历史观色彩的文献形式。公元前七世纪巴比伦的《创世诗》是神话历史观的文献形式。不过,无论是神权史观还是神话史观实际上仍然如其多神、诸神的非一神性一样,区域局限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一情况直到公元前五世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荷马史诗严格的说仍然不是历史而是传说)以后,所谓的世界历史理论仍然停留在直接经验的狭隘性上,或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说的“亲历性”上。这种情况直到希腊化后期才被“历史编纂学”的“剪刀加浆糊”突破。但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形成一种“普世性”世界历史理论困难重重。打破这种情况的是维科。维科较系统地提出以人性来理解历史的思路,使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有所成效。但是,不管这种世界历史理论在此前取得了多么大的成效,而这种世界历史理论仍然是植根于十分狭隘的局域历史而不是植根于真正的世界历史,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理论而是某种逻辑推演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就是说,还不是世界历史学,而是世界历史哲学。恩格斯在分析自然科学同自然哲学不同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世界历史学是历史世界性细节清楚明了的产物,而世界历史哲学不过是关于历史世界性的臆想。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殖民化、全球化历史进程则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从此,“人类史”开始步入“世界史”,马克思提出其世界历史理论便水到渠成了。

朱传荣教授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有理论渊源的,但不是赵凯荣说的那种公元前的古代历史理论,而应当从近代西方思想家们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说史和经济学理论中寻找。应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是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全球扩展的分析、研究所作的理论概括。马克思认为,追求“世界性”、“全球化”是资本的固有本性。他在1858年10月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就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以致使一切国家的历史由孤立的、民族的、狭义地域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正是敏锐地洞察到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及其导致的转变中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论述:“……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博士后陈立新认为,在世界历史理论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有着实质性的区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是意味深长的关键提示。从中我们应能看出,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世界历史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不是可以现成地唾手可得,而是人的感性活动所筹划的“结果”。就此而言,马克思与近代哲学视域——主要是黑格尔——明确地进行了划界。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被归结为“自由”意识的进展,而自由真正地说来属于精神。黑格尔正是从精神的“自我活动”出发,描述了世界历史之被设定的存在可能性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演历。不消说,如果黑格尔找到了世界历史的必然性,那也是一种基于逻辑而制作的必然性,其存在论基础毋庸置疑地乃是理性形而上学。柯林武德就说,黑格尔哲学引起人们强烈反对和敌视的,莫过于他把历史当做一种在时间中发展的逻辑过程。显然,马克思是不可能与之比肩为伍。

博士生赵士发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扎根于人类历史由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进程。从14—15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与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文艺复兴运动与新航路的开辟发现“人”与“世界”以来,到18—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及其突破民族历史的狭隘界限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资本主义分工在世界范围的实现与各民族的广泛交往,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造就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土壤。在思想领域,从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世界历史观念的兴起,到启蒙时代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与理性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确立,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包括第一次科技革命浪潮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对资本的分析等理论,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准备了思想前提。

博士生商卫星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的改造。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质、核心及其基本性质

汪信砚教授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决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理论,而是一种历史哲学理论,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续了近代西方由维柯开创的、以探求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为己任的思辩的历史哲学的传统,而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才是可能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容极为丰富,而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世界历史实然状态的揭示;二是对于世界历史应然状态的思考;三是对于如何从世界历史的实然状态达致应然状态的探索。通过这三个方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把对历史规律的探求与对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阐释有机地统一起来,得出了“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的重要结论。

博士生导师雍涛教授认为,“世界历史”理论包含着深刻丰富的内涵。其一指自有人类以来,社会运动就存在着一种由分散向整体联系,由狭隘闭塞向开放扩展,由民族、地区、国家向世界全球发展的势头,但人类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史是从近代开始的。其二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从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看,只有当大工业开辟了世界市场,并创造了打破限制民族交往的自然隔阂的生产手段,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发展,从而使交往获得世界性发展时,人才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民族历史也就转化为“世界历史”。其三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趋势相一致的。理由有三点:(1)世界历史强化、扩展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胜利聚集力量、创造条件。(2)共产主义不可能是地域性的,它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3)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赵凯荣教授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一般地,我们主要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去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质、核心及其基本性质。但实际上,马克思本人早在 1845 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表明,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马克思写道:“旧唯物主义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市民社会是非世界历史的,而人类历史则是世界历史的,立足于市民社会的是旧唯物主义,而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则是新唯物主义的,这种新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世界历史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之一的东西。过去,我们常讲“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主要理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关注的“抽象的人”、“抽象的人类”、“抽象的类本质”、“生物的人”,以为马克思试图用“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对其加以改造(就像我们许多学者所做的),这是片面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关注“社会”或“社会的人”,还要看关注的是什么“社会”或什么“社会的人”,因为显然“市民社会”也是“社会”,“市民社会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但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社会”或“市民社会的人”的“社会的人”,并不是“新唯物主义”。而“新唯物主义”则是关注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一种世界历史理论。

萧诗美副教授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与人的自我发展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发展是一个对象化和自我确证的过程。人的对象化,也就是现实化,其中就有世界化的含义。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于人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己的本质,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同时意味着人要占有整个对象世界。因此“世界历史”不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外在阶段,它还是人的一种社会历史存在方式。马克思所谓“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普遍的个人”、“类存在物”等等,讲的就是与世界历史形成相关的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通常不这样考虑人的自我发展和存在方式问

题。

朱传荣教授认为,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应做具体的历史地研讨,不应扩大它的内涵和外延。当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他的人学观、实践观等有联系,但不能把它的内涵无条件的扩展。我认为,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质和核心说,它不只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更是一种新的历史方法论。是观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以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对非西方社会现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研究,应依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方法,所以说,其基本性质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另外,我想对赵凯荣发言中,关于“市民社会是非世界历史的,而人类历史则是世界历史的”说法提出点疑问: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含义是什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市民社会是指人们的经济活动,“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所谓市民社会的形式,就是商业和工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它是保护商业和工业活动及个人利益的私人组织。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人类社会固有的,而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所以,马克思又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我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市民社会”应该是指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应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如果我们这个理解可以成立的话,赵凯荣所说的“市民社会是非世界历史”该如何理解?

博士后陈立新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并肯定世界历史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具体说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经历了“行会制度”——“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过程,而交往的普遍发展则可以从与之对应的“等级资本”——“活动资本”——“工业资本”的演进中去体会。在此基础上,“世界交往”的普遍化就成为“经验的存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从生产力(表现为技术的力量)和交往(表现为资本的力量)两个向度考问世界历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这是极其重要地理论创造。由于技术和资本无非都是“现实的人”操心现实生存的结果和体现,所以,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领悟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表达是马克思“生存论”哲学境域的贯彻和实行。由于技术和资本在人的现实生活中都具有两重性,甚至是以异化的形式与人照面,所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探究就具有切近的现实感,由此呈现了马克思关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一贯品质。

博士生赵士发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宗旨是要探索世界历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实质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之上各民族相互联系与普遍交往的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是指人的全面发展或者说整体性的人的生成过程。这两个层面是同一个过程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世界历史的发展受生产方式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作用规律的支配,最终世界历史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

博士生凌新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并非是从来就有的。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一历史时期的必然结果。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本特点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增殖,扩张资本积累的规模,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合理化机制。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世界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劳动力成为商品,形成了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资本家采取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结合方式把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这种特殊的结合方式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生产关系。因此说,由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形成的历史前提,因而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本身就是一部世界史。

博士生商卫星认为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有:1、各民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2、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市场将各个国家、民族连成一体,是世界历史的诞生标志;3、共产主义的建立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4、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世界

历史的发展道路。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汪信砚教授认为,按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看法,马克思在哲学方面的最独特的贡献是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创立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通过他的世界历史理论来实现的。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往往都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分析来得到论证和展开的,其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人类学笔记》等,同时也是其世界历史理论的经典文献。我们可以说没有唯物史观就不会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没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会有唯物史观。因此,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无论我们给予怎样高的估计都不会过分。

赵凯荣教授认为,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之一。它将历史的进程交给了世界历史本身从而有别于自我意识历史观、内在目的论、外在目的论及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合力论的说明与此恰合)。这种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唯物主义”注重既定生产力的基础从而将历史不是看成任何未来将要实现的理想,而是看成现实的尚未完全定型从而充满任何变数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非要给这种历史的世界性进程给出方向,马克思则将其称为一个不断创造缺乏的东西形成整体的过程。这种表述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其实现也恰恰是世界历史的。

朱传荣教授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等同于唯物史观。或者说,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历史方法的一种,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全部。如恩格斯晚年论述的“合力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历史方法的一种体现,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全部。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既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构成、发展、变化的基本因素和基本规律的阐明。又包含着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的方法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提出来的。因为人类社会这个时代所形成的历史,已经超出地域的、民族的,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限制。因此,我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

汪信砚教授认为,我们今天研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掘和突显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首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我们研究当代的全球化的理论明灯。虽然当代的全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但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的实然状态即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和世界性发展仍是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基于全球化或世界历史的这一本质而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当代的全球化。其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明灯。这不仅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历史的探讨,与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再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还包含着我们可以借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今天,无论是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来解读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包含的方法论来研究现时代的问题,都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新的理论景观。

赵凯荣教授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代全球化发展的最突出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社会相对论。与物理学狭义相对论的运动物体时间变慢相似,世界历史理论的社会相对论揭示了以最短时间最快发展的可能;与物理学狭义相对论的运动物体空间变小相似,世界历史理论的社会相对论应验了正全球化市场中世界正变为一个地球村的现实。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它揭示了,在世界历史中,以往随着时间的增长而正比例增长的生产力积累正不断让位于生产力的信息平移,从而为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陈立新认为,明确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质,我们发现,马克思已经指证了“全球化”的存在。从颂扬技术和资本的积极意义的方面出发,马克思肯定了“经济全球化”乃是全球化的原初含义,并标识出全球化存在的必然性;从针砭技术和资本的消极作用的方面出发,马克思洞察到,以技术和资本为开路先锋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有可能给“后发”国家制造无形的陷阱。这是在当代历史语境中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意义。

赵士发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它无论是对我们正确认识与把握全球化问题,还是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看,当代全球化实质上不是资本主义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化,而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即现代化的全球扩展过程,这一过程的实际内容是人的不断发展和解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当代全球化实质上只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否定性环节,其未来远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共产主义。中国作为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历史的与现实的各种原因,我们仍然面临着艰巨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指明了道路和方向。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一种“世界历史眼光”;其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深刻揭示,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针;再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世界历史尺度的确定,也深刻地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应始终把人的现代化摆在首要位置。

商卫星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并不是立足于某一民族或地区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其宗旨在于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当今全球化的现实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狭隘的民族必将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分析当今全球化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

注 释:

- ① 参加本次研讨的有陶德麟教授、朱传荣教授、雍涛教授、陈祖华教授、汪信砚教授、何萍教授、萧诗美教授、赵凯荣教授、姜锡润副教授、博士后陈立新以及博士研究生赵士发、李佃来、曾庆发、李庆云、凌新、郭剑仁、商卫星、赵顺兰、夏昌奇等和部分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严 真)